

北京住家附近的超市，經過兩個多月的翻新改造，內部煥然一新。原來

牆皮脫落的店牆，現在變成了米黃的牆面；入口處的棉布門簾，改為寬大的玻璃門。超市內空間擴大，嶄新的貨架上擺滿琳琅滿目的商品。蔬菜、水果、糕點、熟食分開出售，收款台也增加了多個。上三樓新設置了電動扶梯，不用再爬樓梯，方便了顧客。但年紀大了，當然求之不得。但是去過幾次後發現，商品種類不如過去，從前有一個櫃台專賣紙張文具和針頭線腦，現在已經不見；老人喜歡的價格便宜的時尚商品所取代。過去超市有一個櫃台還出售水龍頭、插座等居家用品，現在也不知道去向。超市雖富麗堂皇，但購物卻有了不便。

我常去超市購物，和店員很熟，一日談及此事，他們脫口而出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個是韓國人設計的，我們也發現有些問題。」我感到吃驚：「商店也要韓國人設計？」他們回答：「老闆定的，有什麼辦法？」說着搖了搖頭。但我的疑惑卻從此找到了答案。

恰巧我在韓國呆過幾年，深知那裡的超市有那裡的特點，確實與中國不同。韓國超市，特別是大一點的超市，不賣文具紙張和針頭線腦，更不賣超市民用品，結果只能是韓國式的，脫離中國的實際，遠離小區的居民百姓。由此我想到，我們請外國人設計的一些建築，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樣問題，不少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我有時也想，難道我們非找外國人，中國人自己就設計不了嗎？我年輕時經常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，現在也不乏機會。那是一座在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時，由周總理親自指揮，中國自己設計和施工，在短短十個月內完成的宏偉建築。雖落成至今半個世紀，但重要的國事活動一直在那裡舉行，無論這座建築的結構、格局，還是它的風格、色調，均極具中國特色，而且可以與許多外國建築相媲美。難道我們的設計師沒有能力嗎？當然我們不排斥外國設計師，必要時還要向他們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水平，但決不能因此迷信外國人，我相信我們國家會有很多設計師能夠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。

我這是在韓國呆過幾年，深知那裡的超市有那裡的特點，確實與中國不同。韓國超市，特別是大一點的超市，不賣文具紙張和針頭線腦，更不賣超市民用品，結果只能是韓國式的，脫離中國的實際，遠離小區的居民百姓。由此我想到，我們請外國人設計的一些建築，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樣問題，不少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。」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？楊瀾後來的成就與輝煌，與父親當年不給做「靠山」有關。否則，當年通過關係給找一份舒適安逸的工作，那麼，楊瀾還會是現在的楊瀾嗎？有的人雖有「靠山」，可靠山吃山，到頭來，必會坐吃山空。「富不過三代」，乃此之謂也。

爲官亦是如此，能否爲官，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實績，靠的是機遇與其他無涉。雖說有的人通過找到「靠山」而爬了上去，可這樣的官，缺德乏能，工作無實績，群衆不信任，且終究因東窗事發而受到查處，何必呢？對於那些德才兼備，腳踏實地一心工作、工作實績明顯的官員，也不必灰心喪氣，須知看到，隨着用人環境的日益淨化、用人制度的不斷完善，「跑官要官」、「賣官給官」的歪風邪氣，必能得到有效遏制和剷除。

十一月十四日，在內地組織部長學習貫徹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培訓班上，中組部部長李源潮要求組織部長們，要重視關心老人、正派人、不巴結領導的人，防止人唯親、唯近。李源潮的告誡，契合了公衆的普遍感受，引發了強烈共鳴。因爲假如「跑官要官」風氣盛行，必敗壞黨風，並導致敗壞整個社會風氣。可以肯定，當官場再無有找「靠山」的「情結」時，該是風正氣清之時，也必是廣大官員積極性和創造性得到充分激發之時。

「靠山」的對象和內容，自不止上述兩例，找「靠山」的形式和方法，也多種多樣，但無論哪種「靠山」，無論哪些找「靠山」的行爲，其效用都極其有限。不找「靠山」找自己，不講抱怨講抱負，不找「靠山」找「遠山」（指希望的明天），該是我們的正確取向和應有的選擇。



古人有兩句很經典的誅心之論：「萬惡淫爲首，問謊不問心，問心自古無完人；百善孝爲先，問心不問謊，問謊貧賤無孝子。」意思是說，色心人

人有，只要他沒有色膽，沒有付諸行動，就都是正人君子，如果要求人家連一點色心都沒有，終日心如枯井，見到美色也無動於衷，那任誰也做不到。

倘若順着這句話再往深裡問，孔聖人做到了沒有？恐怕誰也不敢給他打包票，因爲他也是有七情六慾的人。近日，《孔子》電影劇組就接到孔子後人一封信，要求刪除關於子見南子一場戲，因爲，南子是個放蕩美女，孔子見他，影響不好，有損孔子形象。要按歷史記載，南子是隔着紗簾會見孔子的，孔子連南子到底長什麼樣子都沒看清楚，兩人什麼事都沒有，也不可能有，回來後還被衆弟子誤會，逼得老夫子不得不對天起誓。

平心而論，孔子對性愛問題的認識是很通情達理的，他說「飲食男女，人之大欲存焉」，又說「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」，也就是說他也承認絕大多數人都是很好色的，追求美色的積極性遠遠高於追求美德的積極性。而遠不像後來的朱熹那樣虛偽，一邊說要「滅人慾，存天理」，一邊放縱自己，私生活極不檢點，慶元二年十二月，沈繼祖彈劾朱熹，其第六條就有「誘引尼姑以爲寵妾」，「家婦不夫而孕」的話。

從根子上來說，頻繁地尋求外遇、刺激，佔有更多異性，是動物性的表現，其差別就在於，動物是靠激烈的打鬥競爭而獲得妻妾成群，人則多半借助於權力和金錢來達到縱慾目的。

羅馬皇帝後宮美女無數，可皇帝還要出去獵奇尋歡，樂不思蜀。皇后想了個辦法規勸他，親自下廚給他做了十道一模一樣的菜，只是用十個顏色不同的盤子盛着。皇帝一開始還吃得很高興，後來才覺得味道都差不多，就是盤子不一樣。皇后順勢開導他說，這天底下的美女也像我做的菜一樣，味道實際差不多，不過「盤子」不一樣罷了。

我有一個作家朋友，風流倜儻，才華橫溢，身邊圍着幾個紅顏知己，酒桌上講葷段子也一套一套的，大夥都以爲他肯定外邊「彩旗飄飄」，婚外情豐富多彩。一次，他酒後吐真情說，我也就是嘴上熱鬧一下，有色心無色膽。雖也會想過找個情人，來個一夜情，但想到這事成本太高，天天提心吊膽，草木皆兵，萬一事情敗露，家庭破裂，妻子反目，孩子受影響，自己名譽受損，就更得不償失。猶豫再三，就又縮回去了，能一直潔身自好，就是因爲膽小。

聽了這番表白，幾位朋友也心有戚戚地舉起酒杯說，來來來，爲你的膽小浮一大白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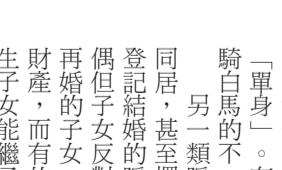
孟子曰：「食色，性也。」弗洛伊德也說過，性本能衝動是人一切心理活動的內在動力。色心，既然人人都有，聖人尚且不免，那我等也就別難爲自己，連想都不敢想，其實偶爾做做白日夢，搞個精神會餐，想想夢中情人，只要不過分沉湎於此，從心理疏導的角度來說，不無益處。至於色膽，還是沒有或小一點爲好，每當色膽有所膨脹、蠢蠢欲動時，我們不妨想想其後果之可怕，麻煩之無窮，成本之高昂，於是，就會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，成爲一個準柳下惠。



翻開一本厚厚的詞典，查「老」字，上面載有二十五種解釋，但沒有一種說明「老」有「親愛」和「默契」的涵義。編撰者是不是有什麼遺漏？平常人叫「老公」或「老婆」時，難道不包含愛意？再舉個例，若我見了溫家寶，喚他做「老溫」，只怕是有些唐突；如果是他的兒時夥伴和他見面，叫一聲「老溫」，那多親切。那本詞典，以「老」字開頭的詞羅列了七十八個，但是卻缺了「老伴」，這就益發令人不解了。

「老伴」何以重要？讀一篇名爲《誰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》的散文，你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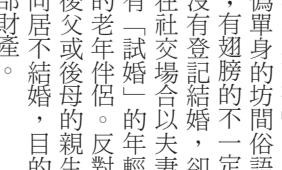
它講的是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和學生之間做的一次心理學實驗的故事。教授要一位女生在黑板上寫出二十個她最親近的人的名字，然後請她逐一劃掉自認還不夠親近的。學生開始劃掉的是鄰居、親戚和同學的名字。黑板上剩下最後四個是她父親、母親、孩子和丈夫的名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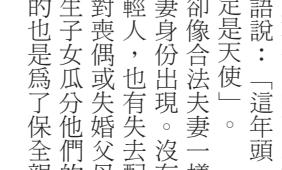
翻開一本厚厚的詞典，查「老」字，上面載有二十五種解釋，但沒有一種說明「老」有「親愛」和「默契」的涵義。編撰者是不是有什麼遺漏？平常人叫「老公」或「老婆」時，難道不包含愛意？再舉個例，若我見了溫家寶，喚他做「老溫」，只怕是有些唐突；如果是他的兒時夥伴和他見面，叫一聲「老溫」，那多親切。那本詞典，以「老」字開頭的詞羅列了七十八個，但是卻缺了「老伴」，這就益發令人不解了。

「老伴」何以重要？讀一篇名爲《誰是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》的散文，你就會明白其中的道理了。

它講的是一位美國大學教授和學生之間做的一次心理學實驗的故事。教授要一位女生在黑板上寫出二十個她最親近的人的名字，然後請她逐一劃掉自認還不夠親近的。學生開始劃掉的是鄰居、親戚和同學的名字。黑板上剩下最後四個是她父親、母親、孩子和丈夫的名字。



翻開一本厚厚的詞典，查「老」字，上面載有二十五種解釋，但沒有一種說明「老」有「親愛」和「默契」的涵義。編撰者是不是有什麼遺漏？平常人叫「老公」或「老婆」時，難道不包含愛意？再舉個例，若我見了溫家寶，喚他做「老溫」，只怕是有些唐突；如果是他的兒時夥伴和他見面，叫一聲「老溫」，那多親切。那本詞典，以「老」字開頭的詞羅列了七十八個，但是卻缺了「老伴」，這就益發令人不解了。



翻開一本厚厚的詞典，查「老」字，上面載有二十五種解釋，但沒有一種說明「老」有「親愛」和「默契」的涵義。編撰者是不是有什麼遺漏？平常人叫「老公」或「老婆」時，難道不包含愛意？再舉個例，若我見了溫家寶，喚他做「老溫」，只怕是有些唐突；如果是他的兒時夥伴和他見面，叫一聲「老溫」，那多親切。那本詞典，以「老」字開頭的詞羅列了七十八個，但是卻缺了「老伴」，這就益發令人不解了。

「免費擁抱」

姚船



擁抱，是親熱的表現。在西方社會，既是一種禮儀，也是一種習慣，正如東方人的握手一樣。朋友見面，輕輕擁抱一下，表示友好；親人相聚，緊擁抱，格外高興。如果再抱又吻，那已是另一種感情了。

不過，世上沒有無緣的擁抱。既無交往，又不認識，互不相干，自然不必來這一套。如果在街上隨便擁抱一個陌生人，肯定被視爲神經病或意識低落，甚至惹上官非。但在加拿大一個城市，在冬天嚴寒的大氣下，有人主動站在大街上行人道上讓人擁抱，或者主動送你一個擁抱。這不是惡作劇，而是一群有心人想通過行動傳遞溫暖訊息，用愛心去鼓勵人們互相勉勵，戰勝寒冷。當她（他）們在外面「執行任務」的時候，套在棉衣上面的背心就寫着「Free Hug」（「免費擁抱」）

關於「靠山」

趙暢



讀內地二〇〇九年第十期《文史》，才知「靠山」一詞的出典：唐玄宗寵信胡人安祿山，張洎與安祿山交好。一次，張洎與李白談及與安祿山的交往，李白直言不諱地說：「胡人確有謀反之心，到時恐怕會連累你。你萬萬不可靠山，還是靠皇上吧！」不久，安祿山果然起兵反唐。張洎深有感受地說：「幸虧我沒有靠山啊！」

「靠山」之說，從此流傳開來。

在世俗社會裡，找「靠山」者，似不乏其人。「靠山」者何？在一些孩子中間，不是流傳着「學好數理化，不如個好爸爸」嗎？這「好爸爸」，便是「靠山」。在官場，不也存在着一股「跑官要官」的歪風嗎？「跑官要官」，其實就是在找「靠山」。

找「靠山」的行爲，其所以有市場，因爲它在一定時空範圍內有效管用。前不久，媒體報道，一個上小學的「富二代」過生日，父母竟然爲他花了七十萬。想一想吧，家有這樣的富豪父母，又肯如此爲子女揮金如土，對於孩子對於社會又會產生怎樣的影響？官場也是一樣，有「跑官要官」者，也必有「給官賣官」者，可不？黑龍江省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，便是一位典型的

從超市設計談起



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不說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我有時也想，難道我們非找外國人，中國人自己就設計不到了嗎？我年輕時經常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，現在也不乏機

會。

那是一座位在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時，由周總理親自指揮，

中國自己設計和施工，在短短十個月內完成的宏偉建築。

雖落成至今半個世紀，但重要的國事活動一直在那裡舉行，無論這座建築的結構、格局，還是它的風格、色調，均極具中國特色，而且可以與許多外國建築相媲美。難道我們的設計師沒有能力嗎？當然我們不排斥外國設計師，必要時還要向他們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水平，但決不能因此迷信外國人，我相信我們國家會有很多設計師能夠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。

我這是在韓國呆過幾年，深知那裡的超市有那裡的特點，確實與中國不同。韓國超市，特別是大一點的超市，不賣文具紙張和針頭線腦，更不賣超市民用品，結果只能是韓國式的，脫離中國的實際，遠離小區的居民百姓。由此我想到，我們請外國人設計的一些建築，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樣問題，不少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我有時也想，難道我們非找外國人，中國人自己就設計不到了嗎？我年輕時經常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，現在也不乏機

會。

那是一座位在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時，由周總理親自指揮，

中國自己設計和施工，在短短十個月內完成的宏偉建築。

雖落成至今半個世紀，但重要的國事活動一直在那裡舉行，無論這座建築的結構、格局，還是它的風格、色調，均極具中國特色，而且可以與許多外國建築相媲美。難道我們的設計師沒有能力嗎？當然我們不排斥外國設計師，必要時還要向他們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水平，但決不能因此迷信外國人，我相信我們國家會有很多設計師能夠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。

我這是在韓國呆過幾年，深知那裡的超市有那裡的特點，確實與中國不同。韓國超市，特別是大一點的超市，不賣文具紙張和針頭線腦，更不賣超市民用品，結果只能是韓國式的，脫離中國的實際，遠離小區的居民百姓。由此我想到，我們請外國人設計的一些建築，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樣問題，不少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我有時也想，難道我們非找外國人，中國人自己就設計不到了嗎？我年輕時經常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，現在也不乏機

會。

那是一座位在新中國成立三十周年時，由周總理親自指揮，

中國自己設計和施工，在短短十個月內完成的宏偉建築。

雖落成至今半個世紀，但重要的國事活動一直在那裡舉行，無論這座建築的結構、格局，還是它的風格、色調，均極具中國特色，而且可以與許多外國建築相媲美。難道我們的設計師沒有能力嗎？當然我們不排斥外國設計師，必要時還要向他們學習，提高自己的水平，但決不能因此迷信外國人，我相信我們國家會有很多設計師能夠設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建築。

我這是在韓國呆過幾年，深知那裡的超市有那裡的特點，確實與中國不同。韓國超市，特別是大一點的超市，不賣文具紙張和針頭線腦，更不賣超市民用品，結果只能是韓國式的，脫離中國的實際，遠離小區的居民百姓。由此我想到，我們請外國人設計的一些建築，也不同程度存在同樣問題，不少建築不符合中國的國情，缺少中國氣魄和風格，與環境也不相匹配。恕我直言，北京的中央電視台大樓就是一個典型，設計者有沒有不良圖圖，僅就其形狀和風格而言，中大樓也是與周邊不協調的怪異敗筆。至今我沒有聽到誰說過它一個好字。當然我們不能怨外國設計者，他們不可能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，責任完全在於我們自己。

我有時也想，難道我們非找外國人，中國人自己就設計不到了嗎？我年輕時經常進出北京人民大會堂，現在也不乏機

會。